



· 红柯作品系列 ·

溯源额尔齐斯河源头，寻找巨人英雄的神话
让生命如大河一般气吞万里，奔腾不息……

三届茅盾奖入围作家
西域的歌者 灵魂的诗人

大河

红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河

红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河/红柯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7

(红柯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4816-5

I. ①大…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3769 号

责任编辑: 韩 樱

封面设计: 钱 祯

大河

红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16-5/I · 3764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56262

额尔齐斯河的源头

紅柯

0
0
1
大河

小学时听同学讲“艾里·库尔班”的故事。艾里·库尔班是人与熊之子，母亲做姑娘时与外婆去森林砍柴禾，半路母亲解手，被熊劫持到大山深处。熊把女人关在洞中，过起了夫妻生活，生下艾里·库尔班。艾里·库尔班长大成人，母亲告诉他身世，艾里·库尔班打死熊父亲，与母亲回外婆家。艾里·库尔班打柴堪称人类壮举，跟拔小葱一样拔那些耸入云天的云杉红松桦树，比拔柳树的鲁智深牛逼多了，柳树长在松软的水边嘛。与之媲美的应该是隋唐英雄传里的李元霸，李元霸可以把人撕成两半，艾里·库尔班刻在小学生的脑子里了。

好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来到天山脚下，读到大批少数民族经典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我读到了《艾里·库尔班》，渭北高原的小学时光匆匆一闪。西域十年走遍天山南北，最多的是阿尔泰。有一年秋天，在阿尔泰额尔齐斯河边，听当地人纷纷议论一只白熊，也就是北极熊，从北冰洋溯流而上，来到阿尔泰。艾里·库尔班的故事就不再是传说了，额尔齐斯河，中亚内陆唯一流到北冰洋的大河一下子被这只白熊带动起来了。

2002年秋天，我有幸到鲁迅文学院脱产学习，这是我写

作生涯中唯一一次集中力量写小说。我一直是业余写作，1985年大学毕业至今每年都带几百节课，我的教龄26年了，老教师了。2002年秋天，终于有了大段的时间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让一条大河从生命中流淌出来，于是有了年轻的兵团女战士，意中人被熊吃了，女兵只身进山，跟熊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心甘情愿地嫁人过日子……额尔齐斯河两岸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散发着古老的人性的光芒。熊成为丈夫成为父亲，成为生命的源头之一。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密如星海美不胜收。这是我写得最顺手的一部小说，9月动笔，2003年元月上旬离校的前一天完稿。算是鲁院高研班一期学习的永久性纪念。长篇《大河》诞生于2002年与2003年之交。

1

额尔齐斯河把阿尔泰与北冰洋连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人类的捕杀，北冰洋的白熊已经很少了，被捕杀的大多是母熊；全世界的漂亮女人都渴望穿一件白熊皮革做的皮衣皮靴或者皮裤，母熊的皮子最能体现女人的魅力；母熊越来越少，公熊跑几千公里也找不到一个母熊，冰天雪地，白熊只能站在地球的头顶上吐出一团团白汽，唇上和睫毛上结下了寒霜。一群群白鸥飞过来，它们都是白熊的好朋友。紧随白鸥的是大块大块的浮冰，浮冰空荡荡的，等待着白熊登上去。白熊扑咚下到水里。阳光、蓝天、雪原，万籁俱寂中轻轻滑水的白熊；冰块在熊掌的挥动中破碎，熊的胸膛和肋巴还是被冰渣子划破了，水面漂起血丝，白熊扎到水下，巨大的冰跟一块陆地一样压过来，白熊在水下潜行半小时才躲开那巨大的冰。

一望无际的海洋上，白熊是个凫水能手，它的身体窄扁呈流线型，脑袋狭小，眼睛紧靠上端，脖子颇长而又灵活，熊掌宽大宛如双桨，配上结实的爪子正好发挥威力。它浑身都是力气。它不再躲

避冰块的攻击，它主动出击，冲向冰块，它已经伤痕累累了。天空只有一只孤零零的白鸥，白鸥的叫声丝毫引不起白熊的注意。白熊热血沸腾，不顾一切的劲头太可怕了。它连与生俱有的熟练的技艺都弃之不用，白鸥一遍遍提醒白熊。

白熊在变幻莫测的冰群中来往自如，白熊沿着冰岭爬上陡峭光滑的冰山、从一座冰峰可以跳到另一座冰峰，白熊从难以逾越的冰山雪堆中可以准确无误地踏出道路，鸟儿在茫茫风雪中只能顺着白熊的踪迹飞行，苔藓和冰草也是在白熊的脚印里长出来的。

白鸥的叫声终于唤醒了白熊的记忆，睫毛上的寒霜全化掉了，是两颗泪珠清除掉的。白熊的眼睛出现在冰雪世界的上空，白熊利用大地在天穹上的反光发现了冰层下边一股宽阔的暖流。

那是大河的入海口。额尔齐斯河穿过黄金草原和泰加森林的时候变成鄂毕河流入北冰洋。入海口一片蔚蓝。公熊在这里总能找到它的母熊。今天的入海口比以往更辽阔，整个陆地全都张开了，蓝幽幽的一个母性的阴道。公熊的速度慢下来，它已经感觉到阿尔泰山腹地额尔齐斯河上晃着一只美丽的母熊，那芬芳的气息把公熊迷醉了。公熊不顾一切游过去，脑袋高高地扬出水面，波浪也高起来，跟大围脖一样顶着公熊的下巴。

进入鄂毕河就没有围脖了，水面黑沉沉的，跟大理石一样，连划水的声音都没有了，这是完全跟北极世界不同的另一种寂静。白熊死死盯着它的母熊，它已经认出它的情侣是一只生活在陆地的母熊。空气的透明度太好了，公熊看到了三千公里外的阿尔泰山，公熊看到了森林的源头，看到了额尔齐斯河的源头，也看到了河边洁白的母熊，公熊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那洁白的影子是阿尔泰的女人，不是蒙古女人不是哈萨克女人，是穿军装的汉族女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兵。

遥远的阿尔泰最初只有森林、草原和男人。

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女人的地位，女人和帐篷和房子连在一起是属于男人的，说男人就行了。男人都很好打交道的，一小撮莫合烟撒上，卷一支大炮，吐一大团一大团青青的烟，就能拉上话。要交朋友吗，就喝酒。那时的布尔津、哈巴河，青河，可可托海还没有酒吧，连酒馆都没有，只有卖饊卖抓饭的小铺子。喝酒是不用去那种地方的，从怀里掏出酒瓶或者是滑腻腻的牛皮酒囊，往地上一蹲，或者往树上一靠就开宴了。从密林和草原上下来的男人是很孤独的，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尤其是村庄和小镇，他们会倾其所有弄一点点烧酒，随便拦住一个行人，“朋友朋友”就要跟你喝酒。

有一年冬天，在布尔津简陋的街头，有一个刚刚从林海里出来的壮汉，他被冻坏了，嘴里喷出一团团白汽，手里拎着牛皮酒囊，他看见迎面走来一个解放军，他乐坏了，那个解放军大概是个巴郎子，解放军里巴郎子有呢，你瞧瞧这个巴郎子小兵，毡筒都到膝盖上啦，扑咚扑咚往前走，太阳出来啦，雪花在阳光里静静地落下来，房子里的人就要出来走一走。这个小战士第一次在阿尔泰过冬，他没听见那个壮汉喊什么，他被冬天的美景迷住了，越走越慢，那双笨拙的毡筒也跟雪片一样，镀上太阳的金光缓缓而下。壮汉很快就追上来，壮汉那只粗手也跟雪花一样轻轻地落在小战士的脑袋上，那只手揭开皮帽子，那只手和壮汉就噢哟叫起来，“母的！母解放军！”盘在女兵头顶的辫子跟惊蛰的蛇一样散开，闪出幽幽的蓝光，女兵比这个壮汉更惊讶，她的五官里都是那种天崩地裂的惊讶，她的人生经验一直是女孩子、女学生、女战士，巨大的母把她震住了。可以理解这个壮汉的粗莽，草原和群山千百年来没有女战士，成吉思汗的大军屯兵阿尔泰也没有女战士。

冬天过去了，额尔齐斯河跟女兵头顶的辫子一样一下子从冰雪世界冲出来，热气腾腾的，冰雪跟棉被一样捂了一个漫长的冬天，额尔齐斯河很滋润很富态地展示着春天的美好。河水绿绿的，群山密林和草原全都绿起来，阿尔泰的一草一木从吐芽的那一刻就带着一层金光，直到枯落，金光是不消失的。蒙古人用黄金命名这座山，用黄金命名成吉思汗高贵的家族，连他们的书也叫《黄金史纲》。在黄金群山里没有至高无上的东西，大自然的神奇首先体现在动物身上，阿尔泰没有老虎。有里海虎，有天山虎，没有阿尔泰虎。阿尔泰没有王者。最凶猛的动物就是熊和雪豹。雪豹在雪线以上，很难见到，熊常常走出森林。女兵很快就会碰到这只熊。

在熊出现之前，女兵先到了河边，她在房子里用化开的雪水洗了一个冬天的衣服，她要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河不是流过来的，是从大地深处直直地涌过来，女兵手里的洗衣盆差点掉在地上，她弯一下腰总算稳稳地拿住了洗衣盆。她沿着河边走半天，长着红松的缓坡上流下一条小溪，一闪一闪流进大河，她就在小溪里洗衣服。她背对着河，她感觉到这种可怕的力量，她手上就没劲了，衣服落在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衣服顺着溪流跟张开的帆一样往大河里奔去。她紧紧跟在后边，她都喊起来了，她的喊叫跟鸟叫一样，只能显出群山的幽静。现在她是贴着额尔齐斯河奔跑，她的白衬衣越来越远，河水几乎是不动的，白衬衣跟长了翅膀一样在宽阔的绿色大河上飞翔着，河面映着一朵朵白云，白云的投影跟白衬衫一样处于飞翔状态。蓝天上的白云也是不动的。真是见鬼了。她也动不了啦。她喘着气含着泪站在额尔齐斯河边。打水的哈萨克女人以为她要跳河：“河是不能跳的，可以去跳崖。”

“我为什么要跳崖？”

“额尔齐斯河穿走了你的衣服，你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女人了。”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嫁给谁。”

哈萨克女人笑起来，“你们都是给男兵当老婆的，克孜巴郎子很快就会成为洋缸子。”草原女人比男人厉害多了，当那个壮汉把他在布尔津街头发现母解放军的消息告诉大家时，老人、孩子全都噢哟噢哟叫起来，女人们就不同了，女人们互相望一下，声音不大却很清晰，“她们跟我们没什么不同，她们是给男兵当老婆的。”

女人的话是有道理的，开到阿尔泰的军队全都拿起坎土镩开荒种地，种地就得有女人。男人不但播种土地，他们还要播种更美好的东西。

“除过女人那会是谁呢？”

“绝不会是我。”

女兵脸都气红了，她愤怒地叫喊，怎么听都像是鸟叫，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喊过之后，她就东张西望，哈萨克女人顶着打水的“阿不都瓦铜壶”笑眯眯地说：“做女人是很幸福的。”

“我不稀罕，老婆，老婆难听死了。”

“你的幸福是谁也毁不掉的，额尔齐斯河穿走了你的衣服。”

“它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带走？”

“它劲儿大着呢，我们哈萨克人叫它湍急的峡谷，峡谷都让它带走了。”

灰蓝色的阿尔泰大峡谷，鹰躺在天上一动不动，太阳跟一颗红草莓一样从青苍苍的天幕上长出来。女兵跟傻子一样看看天，看看地，看看静静的额尔齐斯河，那个高举着铜壶的哈萨克少妇走上了陡坡，白帐篷在草地上跟蘑菇一样。

女兵也走上了陡坡，她突然回过头往山下看，那么一条汹涌的大河竟然没有波浪没有声音，泪在眼眶里打颤，泪落到草叶上跟露珠一样滚来滚去。

我就是有点不甘心。好多年以后，她这样告诉女儿。

她的老乡，那个叫王震的将军，沿着丝绸古道进军中亚，大漠群山和草原把将军和他的几十万大军变成了庄稼汉。将军给这些穿军装的庄稼汉许过愿，一人一个老婆，人人都有老婆。将军要给他的子弟兵选最好的老婆，将军故乡湖南的湘妹子就成了第一批西上天山的女人。还不能称她们为女人，她们大多都是中学生，喇叭报纸街头的宣传栏里都号召女孩子投笔从戎，不去打仗，去新疆进大工厂，进俄语学校深造。新疆紧贴着苏联，新疆离社会主义太近了，太贴近女孩子的梦想了。她比别的湘妹子走得更远，她来到阿尔泰山。从乌鲁木齐开始就有不少女兵被领导找去谈话，哭闹，再谈，直到把思想工作做通为止。穿越准噶尔大地后，女兵就没几个了，剩余的几个都是条件最好的，她们长长出一口气。额尔齐斯河流出国界的地方有一个码头，那地方几十年前就有俄国人的小火轮，俄罗斯现在成苏联啦，苏联的货船呜呜响着汽笛。几个小女兵很激动，好像这汽笛声在呼唤她们。继续开拔，去布尔津，去哈巴河，去可可托海。群山腹地听不到汽笛声，马嘶鸟鸣只是群山的一部分。

女兵最大的恐惧就是给人当老婆。只剩下她一个女兵了。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怀着戒备心理。人家不能对着她笑，不能多看她几眼。男人的目光也太那个了。

这是政治任务。

领导这样对她说的。当然喽，这是不能强迫的。领导把烟头丢在地上，踩啊踩啊踩了好半天。领导口干舌燥。这小女兵怎么就不开窍呢？再难缠的女兵也就五次吧，谈五六次话就把工作做通了，

夹着被子去跟男兵住在一起。全师五百八十名女兵都是领导这么恳谈过来的。最后一个女兵守着阿尔泰山，领导一点办法都没有。领导已经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只要你答应嫁出去，我们可以考虑让你两口子到北屯工作，北屯可是好地方。

北屯确实是个好地方。北屯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在北屯绕个大弯子，绕出一个辽阔的大海子，这才很宽阔很优雅地流出国境线。军垦战士已经把北屯建成一座新城了。当然喽，只是热热闹闹的大集市，几千个地窝子加上几十栋土坯小平房，在遥远的阿尔泰山就是很繁华的地方了。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小女兵的机会已经相当好了，当然不是北屯这个地方，也不是未来丈夫的职务，营职正团职，这些都不重要，要命的是年龄相差太大，老兵们革命了半辈子，都三四十岁了，胡子拉碴，让女兵们害怕啊。这个女兵挑选的范围就大多了，都是连排职的青年军官。

“再年轻也没用，我就是不嫁人。”还没等领导拍桌子，小女兵就把凳子踢翻了，“我找毛主席去。”湖南辣妹子气咻咻甩门而去，老远还能看见她辣红辣红的脸盘子，脸盘子上硬是没有泪水。要的就是泪呀。女人流泪就好办了。这个辣妹子踹林带里的白杨树，鞋子都飞了，脚都拐了，就是不流一滴眼泪，眼窝红一点也成啊，眼窝跟火炭一样。

领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上边有命令，不能硬来，要注意方式。有一份工作通报是这样写的：各师团的已婚女战士患精神分裂症的占多少多少，拼命工作、累倒在田间地头的有多少多少。主管领导都受到了处分。政治思想工作就这么难弄，我们可以凭雄辩的口才让战士们热血沸腾，奋勇杀敌，在戈壁滩上创造奇迹，可媒婆是太难当了。

阿尔泰山腹地这个女战士跟一头梅花鹿一样，让猎手们发狂发

疯，又无可奈何。

“我要是一头鹿就好了。”

她老远看见白桦林里的鹿群，心里这么想，鹿群就涌过来了，围着她，又怯生生地不敢碰她。一只公鹿用角碰她的胸脯，毛茸茸的鹿角在她的胸口撞碰出一种奇妙的声音，跟嘹亮的铜一样响彻了她的全身，满山遍野的树叶子全都发出金属般的喧响。鹿群消失在密林深处。白桦树那么亮。她看那棵白桦树。满山遍野的白桦树在她的眼睛里只是一棵白桦树，白桦树的胳膊在空中扬一下，又展一下腰，完全是女人照镜子的姿势，在大镜子跟前，女人就会做出最好看的姿势，女人就要成为女人。这个念头太可怕了，把我们坚强的女兵吓坏了。四周没人，确实没人。女兵闭了一会眼睛。林海的涛声把这个可怕的念头冲刷得干干净净。她可以睁大眼睛看这个世界。这是美丽的阿尔泰。空气的透明度达到极限，再遥远的东西都近在眼前，太阳就卧在山顶的草丛里，额尔齐斯河的几条支流、布尔津河、哈巴河、克兰河就在山脚下的峡谷里流淌，峡谷平缓开阔，谷底的草原菊、菊花上的蝴蝶都清清楚楚。抛开那个伤心的嫁人问题，革命队伍是蛮不错的，她教战士们识字，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扫盲，她是连队唯一的文化教员。将来还要办小学校，她就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女教师。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风靡全国，到边远的地方去传播文明几乎是女孩子们最高的理想。她保存着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课本，进疆时她又购买了高中和中等师范的课本。她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她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中国阿尔泰山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3

好多年以后，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叫尉琴的北京姑

娘，不远万里来到阿尔泰草原。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不再流行当小学教师，那个年代流行听诊器，听诊器、方向盘就是青春和理想的标志，北京的知识青年都是去陕北去高高的大兴安岭，尉琴姑娘跟一帮同学看中了金色的阿尔泰。在祖国所有的高山中，只有阿尔泰是金色的，他们就来到了金色的阿尔泰。尉琴姑娘如愿以偿当上了农十师一八九团十二连的赤脚医生，一年后，尉琴跟农工发生爱情故事，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那个有妇之夫受到严厉的制裁，据说在押解途中丧失了命。尉琴不顾一切去师部大闹，表明自己是情愿的，那个农工没有错。

她沿着额尔齐斯河去寻找情人的踪迹，她不相信熊能把一个大活人吃得片甲不留，她甚至怀疑情人死于谋杀，要不是边境线挡着，她会跑到北冰洋去的。她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连自杀的念头都有。在那条大河边还有一位风尘仆仆的回族穆斯林，满脸大胡子，高大魁梧，脸上的轮廓线把他与汉人区别开了，他面朝麦加的方向做祈祷，他睁开眼睛就看见脸色苍白的美丽女子深情地望着汹涌的大河，他就走过去了。

“你跳河呀？”

“这条河流到哪里去？”

“北冰洋，远得很，你跑那么远干啥呀？寻你爸还是寻你娘？”

“不寻啥！啥都不寻！”

她开始用方言了，她会说方言，她的情人说一口陕甘方言，她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啥都不寻，跳下去就没球意思。”

“你做的事情有意思，得是？”

“意思大得很，提着脑袋做呢。”

“不怕我把你卖了？”

“你不会。”

“你这么肯定？”

“舍下身子交人哩，不会卖人的。”

回回汉子从羊皮袋子里掏出一个焦黄的干饊，往河里一丢，黄灿灿的饊漂在水上很快就大起来，很快就漂到跟前了，汉子捞上来，递给她。

“喋！喋！香得很。”

油饊的香味全泡开了，油饊漂过的地方聚一大群鱼，鲤鱼、红鱼、五道黑，一大群鱼快要冲到岸上来了。

“快喋，鱼抢哩。”

大嚼大咽噎得翻白眼，她从来没有这么放肆地吃过东西。

汉子掂起行囊往背上一抡：“胡达在天上看着，当着我的面跳河，不是日弄我哩嘛，你喋饱啦，估计不会跳河啦，我走呀！”汉子就走了。阿尔泰地方光线太好了，空气太透明了，汉子走了半天，背影还是清清楚楚的，咳嗽声都很清晰，汉子唱开了，唱花儿呢。

阿哥的肉呀！

阿哥来时你没有，

手里提的肥羊肉。

尉琴腾一下子站起来，油饊下肚给了她这么大力气，她爬上大峡谷。那个汉子在峡谷底部，沿着额尔齐斯河往国界走去，显然是个做神秘生意的人，穿越国界跟串亲戚一样，国境线边防军狼犬铁丝网对他是不存在的，他还高声大气地用古老的陕甘方言唱曲子。后来，在中亚楚河流域东干人的村庄，尉琴又听到这首曲子，叫《过国（guì）家》。沿着额尔斯河走向国界线的汉子在太阳底下

大脑袋一晃一晃，吼着《过国家》，跟吵架似的。

光绪年，逃了国，实是可怜，
众百姓，跟上受了磨难。
小英雄驭牛车一溜一串。
女人家，养娃娃，好像鸡下蛋。

套牛车往前走得看，
来到萨马尔站，这塔儿红柳滩。
套牛车，径前走，一站一站，
走到阿拉木图，城堡实在好看，
阿拉木图走的走，站的站。

套马车往前，走上几站
来到皮斯该，这塔儿巷子宽，
看去皮斯该时事翻转，
这塔儿的羊肉卖的三个钱，
牛肉卖的两个铜板钱，
娃们吃上有劲喊少年，
老汉们吃上有劲唱乱弹。

.....

尉琴翻过一道岭又一道岭，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阿尔泰地方除过群山还有宽阔的谷地，还有平坦的草原。尉琴就赌这口气，她相信情人的魂魄在高处，她就沿着山脊和峰顶，走啊走，从哈巴河走到布尔津走到克兰河畔，她的脚再也没停下来，一直在走在走。

1873年，白彦虎在达坂城与追击而来的左宗棠的大军打了最后一仗，那也是清军在新疆的唯一一次败仗。获胜的白彦虎再也没有还手劲了，从西安西门出走时的几十万人马，转战大西北十多年，至此只剩下三四万人，只能择路逃生。白彦虎带残部翻越天山，退往阿克苏、喀什，左宗棠的大军紧追不放。

1877年冬天，白彦虎带残部到达天山恰克马克山口，只剩下一万人马，大多是老弱病残，前边是崇山峻岭异国他乡，后边是清朝的追剿大军，大家商量到半夜，找不出路。白彦虎想自首，马化龙自首后一家百口被杀，自首是行不通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少年头，男人们愁死了。女营首领白彦虎的夫人站起来：“年轻力壮的跟上白大帅翻山去，老弱病残我领上断后，把左宗棠断在山脚。”大家目瞪口呆，听不明白。白夫人就往明处说，“把我折了，把咱的本不能折了，咱保本呢，保根呢，保种呢。”大家全都清楚了，全都明白了，一路征战，一路逃生，把人忙糊涂了，这种时候，女人清得跟水一样，三言两语就把问题淘洗干净了。也把男人们激起了，办法也就出来了，派人用重金向俄人买路，全家每户留一个人，一家分两拨，一拨留中国，就留一个，另一拨，多少不管，跟上白大帅一块去翻山，白彦虎的亲侄儿留下了。

留下的人连夜四散逃命，逃得远远的，新疆地方大，哪搭远，哪搭偏僻，没人注意，就往哪搭逃。倒霉的，叫公家抓住了，就把头砍了，命大的，就逃脱了，就活下了，就把根扎下了，总算活在中国版图上。白彦虎的亲侄儿命大，从国界往东折回阿克苏，穿过清军防线，喊杀不断的时候，迎面过去最安全，亲侄儿就穿过阿克苏，又折向西北。腊月天，大雪封山的日子，狼和鹰都不出来，十六七岁个碎娃，怀揣把尕刀刀就从冰达坂翻过去了，就到了富饶的伊犁，就活下来了，安了家，生了根。老天保佑。

中俄边境的恰克马克山到纳林河谷，绵延一百多公里，1877年